

讀

「雙重人」

兼談杜斯妥也夫斯基

項青

「雙重人」屬於杜氏的早期作品。

作者第一部

小說「窮人」，寫完之後受到讀者和批評家的熱烈歡迎，杜氏幾乎在一夜之間成名。而兩個星期之後發表的這篇「雙重人」，命運却截然不同，好些讀者批評它是：「單調而冗長，難以卒讀」。

杜氏在「作家日記」上說：『這部小說

沒有達到預期的成功，但是我的中心思想相當明朗；我從未把比這更嚴肅的觀念引用到文學裏去……』。

作者是自認為這本書要寫得比「窮人」更好的。

可惜讀者的反應，往往是出乎作者的預料。

「雙重人」寫的是某機構裏一位小書記官的故事——他因無法負荷侮辱和沉悶，臆造了另外一個能幹的，體面而幸運的形象：亦即製造了另一個「自我」。於是變出「雙重人格」，神志失調，情緒不定。

看見辦公室竟然來了一個跟自己形貌、姓名都一模一樣的人，他為此而終日惶惶不安。另一個自己，不但在工作上強佔了位置，使原來的自己出醜，在家裏、路上，且不停纏著他，陰魂不散，使他忍無可忍，終至神志失常。結局是他被送進瘋人院裏。全書最後一句對話是這樣的，別人對他說：

『公家會免費供應你住宿、燈火、柴火、有人侍候，超過你該得的。』（「雙重人」一六九頁）

杜氏小說中，一貫流露著對被壓迫人物的博大同情。此書不過是杜氏一系列偉大著作的一段前奏曲。也許是俄國的傳統文學背景，也許整個大時代及帝俄

的政治壓力影響，從頭到尾，杜氏就在小說中，對貧弱人物提出深刻的同情和辯解。杜氏喜歡用卑微人物作主角，描敘隱藏在他們內心深處的困頓、渴望、焦慮，「無法說出來的痛苦」。

有人以為杜氏是「苦難人類的代言人」，也有人說他是「擅長心理分析的作家」。

加上後期作品的成就，杜氏得到的評語還不止此。

他的「罪與罰」、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」，幾乎刻劃出了整個大時代人類的「痛苦靈魂」，挖掘到他們最深的癥結內裏——說杜氏是「靈魂的挖掘者」決非過譽之詞。

紀德在「杜斯妥也夫斯基」這本書上說：

『對於向傳統心理學或倫理學挑戰的疑難個案，他具有偏愛。顯然他無法忍受普通人的道德和心理。』（一一八頁）

尼采也這樣寫：

『杜斯妥也夫斯基是唯一有以教我的心理學家：他屬於我生命之中最幸運的意外收穫，甚至比發現「斯湯達爾」尤有過之』。

「雙重人」這種病例的描寫，我想就是杜氏「心理分析」才華的首次表現。

主角「柯里亞金」，是政府一名微不足道的小公務員：窮苦，有濃厚的自卑感，但仍努力裝著受尊敬的外表。（在杜氏那個環境裏，類似這般被奴辱，被壓迫的小人物一定不少，敏感的人，自然容易發生精神分裂。）

柯里亞金曾去請教醫生。結果醫生和他都掉進五里霧中，都茫無頭緒，只好無功而同。

他喜歡同事（上司）的女兒，人家開派對，他不請自來，結果吃了一頓閉門羹——因主人知道他精神有問題。

傷心失望之餘，乃漸生奇想，以為種種不幸，原是另一個「柯里亞金」強佔了自己的位置，使自己出醜之故。

於是「善良、溫和、謙讓、清廉」的柯里亞金驚恐萬分，只好向「第二號柯里亞金」乞憐，甚至向第二號挑戰，以決鬪的方式來解決問題——精神恍惚的情形便日趨嚴重，一直到他進入瘋人院為止。

杜氏能將「抽象觀念」和「事實」，在小說中巧

妙的融合，這是他的大本領，因此他小說中最寫實的場面，也能充滿心理和道德意義。「柯里亞金」的塑造是一個好例子。

類似的主角，在「少年」（耿濟之譯）這本小說上也出現。書中少年疑惑的自說自話：

『我覺得自己好像要撕成兩半……是的，我精神上很顯然地已經分成兩半，這點使我感到很害怕。我老是覺得好像有一個跟我長得一模一樣的人站在我旁邊似的……』

讀「雙重人」這本書，真要有極大的耐性。這也不足為怪。當杜氏發表之初，「彼得堡讀者幾乎一致斷言，這部小說有使人不能忍受的冗長，因此十分沉悶」。何況從原文譯成英文，再從英文譯成中文？

彼得堡的讀者大眾都以爲此書「沉悶冗長」，只有當時的批評家「別林斯基」認爲這是「才能的豐富所造成，不該叫冗長——是過分的豐饒」。

他也勸杜氏不應該輕視多數讀者的意見，因爲那

些意見「常富有智慧和公平」。

事實上讀者也有他們的道理。首先是杜氏對於病態的着力描寫，太超出藝術範圍了。「作品中詳細的描寫病狀，等於寫病例，這是醫生的工作」，不是藝術家的手筆。

其次，「雙重人」更令讀者困惑和難嚥的地方，在於「人稱」「觀點」的混淆不清：作者不但把講故事的人和主角混揉在一起，甚至把事實和空想也攪合在一堆。讀者看不出何處是幻影，何處是真實。夢囈不知從哪一段開始，空想該到哪裏結束——柯里亞金不只叫故事裏的「正常人」受不了，連讀者也要「吃不消」了。只望他趁早關進瘋人院了事。

鄭學稼先生有一句評語很好——

「它的主人公高德略金（柯里亞金），儘管作者有許多動人的描寫——如他處境的惡劣……極度被侮辱的局面，不斷的動搖和懷疑的動作等等，但都成爲怪人而不使人感到是悲劇人物。」